七十二家集

嵇中散集卷之三

魏譙國嵇康叔夜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論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天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試粗論之夫神仙雖目不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

特受異氣禀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
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
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
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
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
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
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
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
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

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
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
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
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
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
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脩
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
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
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

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

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
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五穀是見
聲色是躭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
醴醪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
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
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
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
好色不勌以致乏絶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
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

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理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

少廢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而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顯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

以不尊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泊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

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向秀難養生論附

難曰若夫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亦古人之所脩也至於絕五穀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貴則未之敢許也何以言之夫人受形於造化與萬物並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於草木草木不能避風雨辭斤斧殊於鳥獸鳥獸不能遠網羅而逃寒暑有動以接物有智

以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而黙之則與無智同何貴於有智哉有生則有情穪情則自然若絶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貴於有生哉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於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崇高莫大於富貴然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已以行義於下富則所欲得以有財聚人此皆先王所重關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但當求之以

道義在上以不驕無恐持滿以損儉不溢若
此何爲其傷德耶或覩富貴之過因懼而背
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飡耳神農唱
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植之業鳥獸以之飛走
生民以之視息周孔以之窮神顏冉以之樹
德賢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今一旦云五
穀非養生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則亦有和
羮黃耇無疆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皆虛言也
㰖碩肥腯上帝是饗黍稷惟馨寔降神祇神

祇且猶重之而況於人乎肴糧入體不踰旬
而充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驗也夫人含五行
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饑而求
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之以禮耳今五色雖
陳目不敢視五味雖存口不得嘗以言爭而
獲勝則可焉有芍藥爲荼蓼西施爲嫫母忽
而不欲哉苟心識可欲而不得從性氣困於
防閑情志鬱而不通而言養之以和未之聞
也又云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

可數百年未盡善也若信可然當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見此殆影響之論可言而不可得縱時有耆壽耇老此自特受一氣猶木之有松栢非導養之所致若性命以巧拙爲長短則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耶顧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且生之爲樂以恩愛相接天理人倫燕婉娛心榮華悅志服饗滋味以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氣

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寍三王所不易也今若舍聖軌而恃區種離親棄歡約己苦心欲積塵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後實不可冀也縱令勤求少有所獲則顧影尸居與木石為隣所謂不病而自灸無憂而自默無喪而疏食無罪而自幽追虛徼幸功不答勞以此養生未聞其宜故相如曰必若長生而不死雖濟萬世猶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長生且猶無歡況以短生守之耶若有

顯驗且更論之

答難養生論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內而接於外秖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畧

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爲得生雖有後生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爲甘鴆棄之如遺識名位爲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爲美美其益生而不羨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

能無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位不爲一人而
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爲季
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
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
心競中勝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
至人常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
物爲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
穆然以無事爲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雖居君位
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

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勞百姓之尊已制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沖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於其身終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闇室者何必顧衆而動以毀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
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出其言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欲以貴得哉奉法
循理不挂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爲逸遊心
乎道義偃息乎里室恬愉無遌而神氣條達豈
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蠶而爲衣衣食
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
羨洪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
此蓋將以名位爲贅瘤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

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勢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甽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

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雖曰感而思室饑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復是言令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勌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瞶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粺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以無恒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

則收之以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止於恬性足於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於口聲色已開於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算勝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知其所不得則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鴆醴貪食者忍饑於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得斟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爲貴

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屬
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荀云理足於
内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累哉由此言之性氣
自和則無所困於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
適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
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
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内御禮之禁
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讐也莫能棄之由此
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讐雖大不棄然使左手

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下之輕於其身酒色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趣交耶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慎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終始無虞此與夫縱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

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
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惷愚有百
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
歲之論奚所怪哉且凡聖人有損已爲世表行
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經
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或奇謀潛稱爰及
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奪或脩身以明汙顯智
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取准的於天下又勤誨
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孺

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騖於榮辱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此之於內視反聽愛氣嗇精明自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栢不殊於榆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寶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

者遲竭斷可識矣國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聵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旣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夭閼也並而存之惟賢

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義命茂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怍於所未知且平原則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蘊藻非豐肴之匹橫汙行潦非重酎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爲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効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

驗句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囙其體也今不言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於菽稻之勝於稷由有効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菽麥爲珍養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於稻稷猶守菽麥之賢於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能仗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准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於初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爲壽則

未聞高陽有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求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冉生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饑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鴈食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不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則[illegible]菊莀粱聘享嘉會則肴饌青酒而不知皆淖溺筋腋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腐竭辱精神染汚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蠱饕淫所階

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衆甘醴瓊蘂玉英金丹石蘭紫芝黃精皆衆靈含英獨發奇生貞香難歇和氣充盈澡雪五藏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滌骨柔筋滌垢滓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為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能哉故赤斧以練丹赬髮涓子以朮精久延僊佺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務光以蒲韭

長耳卭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蔂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爲最而上藥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卽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霞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饑仲都冬倮而體温夏裘而身涼桓譚謂偶耐

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椀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楊雄謂好大爲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爲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爲鞭策欲罷不能馳騖於世教之內爭巧於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滅思不出位使奇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變通達微未之聞也久慍閑居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以酒色爲供養謂長生爲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爲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爲足謂

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命之情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惟水之是見酌者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爲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湎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降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値其所醜謂不可歡然還成易

地則情變於初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耽不爲臭腐曩之所賤不爲奇美耶假令廝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饑飧者於將獲所欲則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蚺蛇珍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於華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蛇裸國之黼黻也以大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爲至味則

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棄其主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蓀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爲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於內借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於中以內樂外雖無鐘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以

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爲師友玩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胸中

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人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卻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高於馳騖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自貴此於用身甫與鄉黨齯齒耆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或棄世不群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於短期矣或瓊糇既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

內觀凝神復樸棲心於玄寞之崖含氣於莫夫之淡者則有老可却有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轄不可一乏於輿也然人皆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營內致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以誠濟西取敗泰以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嵇中散集卷之四

魏譙國嵇康叔夜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論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

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為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王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或作令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為五色發為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

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
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鐘鼓
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
非禮敬之寶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
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
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一之
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
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
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

比成音雜而咏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之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惟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咏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

也夫味以甘苦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內外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采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

後歎美耶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顔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惟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

聲衆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衆
寡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
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
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
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
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
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
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
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

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

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眾國之風師襄奏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貌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君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躓矣若聲音無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

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感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惟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

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於此然
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
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
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
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
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
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
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
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

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若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隆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診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闇若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面牆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

雜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
隆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
常之聲則頹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
首陽之饑卞和之寃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
占之怖祇于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
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
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
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
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

之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噱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汁踧笮便出無主於哀樂猶蓰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

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挑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

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為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邪夫魯牛能知犧歷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為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為稱

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與其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嘗觸物而遊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顧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

固當由鹿以弦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爲摽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信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

聲不足遊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音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叙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蒲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

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雜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將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於

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於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辯理善談而不能令籟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

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為聲變若此

衆荷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
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衆變於人情
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
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
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閒促而聲高變衆而
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
警耳鍾鼓駭心故聞鼓鼙之音思將帥之臣蓋
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閑
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

靜聽則不盡淸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以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輙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

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

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慼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惟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慼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慼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慼並用此言偏并之情

先積於內故懷歎者値哀音而發內慽者遇樂
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
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
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
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
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慽者遇樂聲而哀
耳卽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
也而令慽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
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爝之火雖未能溫

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戚並用者直至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机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机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醴奏琴而歡戚並用

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

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歡則慼不慼則歡

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慼之傷笑是歡之用

蓋聞齊楚之曲者惟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

笑噱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

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

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

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

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

泣哀之方也小懽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儛由此言之儛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噱雖出於懽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噱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

以無笑噱謂齊楚體表至示知其而不識樂乎
恭答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
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何移風易俗果以何
物耶又古人愼靡靡之風抑慆耳之聲故曰放
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衞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
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
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
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
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

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叙志儛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性情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蘭

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
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
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為體以心
為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
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
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
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
所自為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
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為之檢則使遠

近同風用而不過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

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太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婬荒無度則風

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必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甚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